

# 我从风中来 你在风里去 (外一篇)

◇ 范向东

在那个站台等你,隆隆的火车从远方来,喘了一下气,又冒着青烟走了,匆忙而不歇停的人流里,没看见你如牛仔般懒散背着袋囊匆行的后影。起风了,把人流如浮萍飘挪走,背靠着水泥方柱,耸耸肩,狠狠地掐灭烟屁股,等着下一缕青烟,下一次的脚下颤动。

在恍惚的思绪里,粉色的你,像风里携裹的花瓣,竟然像列小火车,踢踏着细碎的石子儿,在绵长坚硬的铁轨上蜗牛般地游移而来,我纳闷,你的粉腿,你的螳螂般的细脚,也能从容地走天涯吗?可你就那么疲惫地,蹒跚地,像只流浪的天鹅,收束起翅膀,在我依靠的方柱前,探伸你的小脖子,扮个鬼脸,撇撇你的小薄唇,抽抽你秀气而挺起的小鼻子,把你落满灰沙的涂着指甲油的手,伸到我插着手的裤袋前,傻傻地望着我笑。

梅子,夏天的风好烫,在烫烫的风里,我攥着你烫烫的小手,像一列挂着你车厢的小火车,冒着青烟,在延伸到也许是海尽头的铁轨上,鸣叫着,隆隆的前行了。烫的铁轨,烫的枕木,烫的石子,烫的空气,这段旅途会好苦,苦得让你脚起泡,腿发酸,脸晒黑,肩起皮。心好疼。我豌豆上的公主,让你用双脚跟我丈量天涯的路有多长,用心铭记有几道弯,有几个坎……梅子,如果我一匹闯天涯的狼,那么你呢?是我这狼爱上的孱弱的柔羊吗?让羊跟狼跋涉,梅子,我不忍心看你的眼睛,羊的温驯的眼睛,在热热的风里,热热的泪珠想滴淌了。用力地攥紧你的手,传递一种疼怜而酸涩的感觉,梅子,受苦了,我的豌豆上曾经可爱而娇弱的公主。

星现了,又坠落,当又一个晨曦降临,我俩坐在铁道旁一个矮矮的小土坡上,你让我粗硬的胡须痒痒着腮,喃喃地问我:“铁轨的那头是海吗?”我沉思着:“也许吧,你没听到吗?在海水吻着的恬适的沙滩上,有一顶遮阳伞,伞下有个空的,凉的,软的吊床在等你我,也许明天我们就能看到海呢”。梅子欢呼地从我的怀里挣出来,在黄的,寂寞的土坡上雀跃。突然,梅子惊叫:“有忘忧果耶!”

我回头,梅子在一丛绿色的植物前欢喜地手舞足蹈。当我也站在这从旺盛的,茂密的有刺的植物前,我如梅子一样,睁大了好奇的眼。这纤细的,丛生的,有刺的,生着柳叶一般的枝条上,竟然有一兜噜,一串串,紫红的果缀满枝头。那果娇小玲珑,圆如珍珠,色如太阳烧红的云霞,他们挨挤着,拥簇着,向你抛个媚眼儿,挡不住诱惑的手,便急不可耐的探向刺丛,梅子尖叫着跳着脚,她的指尖被刺扎出血来。她得意的折了一串肥硕的,艳丽的野果枝朝我使劲晃。梅子眼角一挑,用眼光询问:能吃吗?我伸出俩根指头,向她挥挥,得意地点点头:可以呀。梅子的酒窝里便盛满了幸福,她轻轻地拽下一颗,用三根指尖夹着,送到嘴边,探出谗的舌尖舔舔,随后,那翡翠般的小果便在梅子的嘴里,在舌与牙的缝隙里破裂,溢出水来。

那果后来我尝了,酸酸的,在酸里,挤渗出点甜味来,还有点发涩。当梅子再次偎在我的怀里,在云的阴凉里,甜蜜地小憩的时候,我看着她黑的如云似瀑泻在我胸前的秀发,看着她嘴角藏着的甜蜜,我就想,我俩的爱情,也如这忘忧果吗?酸酸的,甜甜的,还有点发涩?那海,那吊床太遥远,梅子不是蒲公英,她渴望在围有篱笆墙伴有狗吠的小木屋里,享

受爱情的滋润,可此刻,我却在这荒凉而闷热的土坡上,抱着她睡熟。心里酸酸的,有泪淌下来,在梅子的脸上热滚。梅子没半点儿觉察,睡得好香,好熟。我和梅子的爱情,会有明天吗?

当下一个站台出现的时候,我把双腿发木,发肿,连挪步都艰难的梅子送上火车,我告诉她,在一个有海,有沙滩的城市等我。我会和她一起在摇晃的吊床上,听海浪的歌唱,听美人鱼哀婉的童话。车摇动了,梅子紧紧地拽住我的手,想让我和她一起,随着晃动的车厢,相守到有海,有沙滩的城市。我笑着告诉她:男人,应该用脚丈量天涯。我就是这列火车的一节车厢,我会在它的青烟的指引里,会在梅子痴痴的等待里,准时到达我们邀约好的,有海,有沙滩的城市。牵捏紧的手松开了,火车在梅子的泪光里,在梅子使劲的挥手里,驰出站台,当踮起脚尖也看不见梅子的时候,我蹲在地上,抱头呜呜的痛哭。

起风了,载着梅子的火车在风里去了,我站起来,朝着梅子相反的方向如狼独行。狼注定了要孤独,干吗一定让羊陪呢?羊需要的只是一块安全的,碧绿的草地。但这简单的生活,狼是没法给予的。我只能在心里虔诚的祝福梅子:一路平安。

我从风里来,等到了梅子。可我又要在风里去了,身边又少了梅子。太想,好想和梅子一起到有海的城市,去看海……

## 憨娃与他的疯婆娘

憨娃的爹早逝,跟着娘讨生活。

憨娃的身体敦实,也没啥技能,就在村里的小砖窑给人家出苦力。虽然他很年轻,才二十六岁,可不像别的年轻人注意自己的形象,把自己收拾的油头粉面。穿的衣服啥时候都油腻腻的,脏乎乎。走路也总低着头,像在寻找啥丢遗的东西。见人也不说话,有人和他打招呼,就很局促地慌忙抬了头,用肉呼呼的腮帮子挤出一丝笑,不等笑容消逝,就又迅疾地低了头,在喉咙里嘟囔几声,多含混不清,让人不知所云。

憨娃的头发长了,也不去理发铺,就让母亲拿着一把剪刀给自己修修剪剪。母亲就让他坐在凳子上坐了,夹个饭裙,拿着剪刀咔嚓咔嚓地剪,就如挥着镰刀割草一样,忙活了好一阵子,还是剪不齐整,就一簇长三缕短的,如被刚长出豁牙的孩子啃过的西瓜皮。走在街上,众人看着他的头就忍不住地掩着嘴偷笑,憨娃也不在意,依然闷着头慢腾腾地走自己的路,鞋底子和马路磨得嗤嗤呼呼的,让人听了心里牙疼。

憨娃也算有桃花运,城里的一个白白净净的大闺女,因为受点刺激,时不时地犯病,痴痴癫癫的,就寄养在农村她姑姑家。这姑娘有点花痴,整天喊着要男人睡觉觉,还时不时地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小伙勾引,去钻高粱地,肚子就时常地鼓起来,也不知道是谁的种。胎打了好几次,家里嫌败兴丢人,就找来媒婆撮合,随意要了点彩礼,把她胡乱的嫁给了憨娃。

这闺女虽然痴癫,可心气还高,喜欢模样俊俏的小伙,瞧不上邋里邋遢满手茧子的憨娃。结婚都一个多月了,死活不跟憨娃同床。晚上睡觉也不脱衣,蜷缩在床的一头,憨娃只要一接近她,她就挣扎,尖叫,就和憨娃撕扯,咬掐的憨娃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憨娃也还是上不得手,就喘着气蹲靠在屋角抹眼泪。憨娃的娘见儿子窝囊,娶来的媳妇就都只是眼馋的份,都不能当马随意地骑,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就窜到憨娃屋里,把门栓死,再顶上棍子,上床把那闺女从被子里拖出来,强扒了衣服,摁住手脚,让憨娃霸王硬上弓。憨娃不敢,忐忑着站着发愣,憨娃的娘就松了手,嘴里骂着没用的东西,手就上去脱扒憨娃的衣裤,等憨娃也如闺女一般精光了,就再次把那闺女摁住,怒视着憨娃喊他上,憨娃咋说也是血性方刚的男子汉,这些年没吃过腥,见了女人白净的身子,浑身痒痒难挨,血涌上头,一个俄

狼扑羊压了上去,揉搓了好久,可那命根子就是不争气,焉里吧唧的,像打不死的软蛇。母子俩折腾了半夜,也还是没能入巷。憨娃的娘无计可施,骂骂咧咧地松手气呼呼的走了。那闺女被人欺负的红了眼,趁憨娃不注意,抱着憨娃的脑袋,冲着他的耳朵就是一口,憨娃凄惨地嚎叫着,疼的脸都扭曲变了形。从此,憨娃就少了半只耳朵。

憨娃的娘看闺女很紧,可那闺女还是常常地偷跑出去,在路上见了晒太阳的老头,就笑着凑过去,褪下自己的裤子,强摁着老头的脑袋在她的大腿间,让人家嗅闻有没有味,老头吓得魂飞魄散,挣脱着没命的蹒跚着老腿窜了,闺女笑得前仰后附,就光着身子乱扭舞。正好憨娃闷头走了过来,众人就朝他哄笑,喊着让他过来看热闹。憨娃抬了头,见自己的婆娘光了身子劈了大腿高兴地手舞足蹈,就紫涨了脸,曝绽了额头上的青筋。哆嗦了腿,喘了粗气,嗷地叫了一声扑过去,把那闺女扑倒在地,骑在她身上,咬了牙死命地掐住她的喉咙,像一只疯了狗。闺女挣扎了一会,就软了身子,灵魂轻飘到云里。憨娃红着眼圈弯身把她抱起来,喃喃地喊:“宝,别怕昂,我带你回家昂!”

河水清清的,河边的草地,并躺着憨娃和穿着婚纱被野花覆盖的他的疯婆娘。青蛙呱呱地叫着,两只白翅的小粉蝶在他俩上方盘旋了一阵,扑闪着翅膀朝青的苍穹相携着飞远了去……

小小小说

## 小吟二首

◇ 崔治安 杨明珍

### 捋龙柏芽

中条山间紫家峪,岭上龙柏芽儿秀。  
满坡连翘黄花黄,盘旋路上车马稠。

### 春游

登山踏青春光美,心旷神怡志更坚。  
艳明和煦风送暖,几朵白云挂蓝天。

## 我心中的母校

◇ 王泰

扬起了理想的风帆,  
总也禁不住来自内心的呼唤。  
虽然那校园里没有珍花异草,  
却也是翠绿一片;  
虽然你的操场是那么不起眼,  
却有早操的号子响彻云天!  
稚嫩的翅膀在这里得以锻炼,  
相信起飞的时候不会太远。

亲爱的母校你是否看见,  
多少小鸟正飞向蓝天。  
茫茫大地上你仅是模糊的一点,  
可在我心里你依然灿烂。  
这里有老师的亲切教导,  
还有同学们相互的关怀。  
过去埋怨老师管教太严,  
现在想起来真是愧不堪言。

如今这夙愿得以实现,  
将来还要继续向前。  
可爱的母校你是否听见,  
远方的孩儿在向您轻声呼唤。  
为了不辜负老师的辛勤浇灌,  
您的嘱托永记心间!  
下决心奋斗在体院,  
定要以矫健的姿态步入明天。

